

吳稚暉與汪精衛

朱承勛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344B

吳稚暉與汪精衛



620 第 天

本書目次

第一章 對於汪精衛銑電後之感想

汪精衛赴漢前之伎倆……………一

第二章 初以確實證據與汪精衛商榷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真相……………一九

第三章 再以確實證據與汪精衛商榷

左派左派之內幕……………五〇

第四章 三以忠實之言警告汪精衛

對於汪精衛之結論……………七四

吳稚暉與汪精衛

第一章 對於汪精衛銑電後之感想

汪精衛赴漢前之伎倆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到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要去呢。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所以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署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同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

(一)共產黨實在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瞬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

(二)做闊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乖巧。把一項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為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

(三)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嗎。

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莫斯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

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四月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到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是。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這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是那麼說着罷了。

果然四月十八日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恐怕蔣介石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親眼看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脫離虎口哩。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訕訕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詭怪今自的汪先生呢。

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的賣空買空。專是大

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又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受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永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是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銑電。借他的口來詆謀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辯。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的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

當他到滬的時候。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人。提起半個會字。半個議。們那時方以爲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着會議呢。全是汪先生字。我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多個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

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關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供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日開會。所以十四日便由到會的委員。開起預備會來。十五上午足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似開頑笑。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等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

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

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賬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會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爲體總理之心爲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原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

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說。要將叛逆民衆細起來。（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捆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械何待呢。我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

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

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至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武裝農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並不是一隻牛。我們並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會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會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是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做不到。那到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

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搶？在交通部紀念會裏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壓迫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是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甯馨跨竈人物。並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回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是「捆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

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說真左派。汪精衛祇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的密命。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產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這樣齷齪）叫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

閱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而我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場。我們除掉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

(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說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

(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莫斯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

(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

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久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

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丟的時期陳獨秀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了武裝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黨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

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着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

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們老朽昏痛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的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銑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是也。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

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請在下面申說。

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願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爲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的唯一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信李先生有「左派左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爲右派。力爭左派。亦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定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秘密文件。當作三日嘔也。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會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真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曉然大明也。

「此稿爲我請鮑君（卽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爲英文。廖仲愷譯爲漢文。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爲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神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用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是自己看做不時髦。所謂至今仍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諭黨員不要把共產黨看作異類。卽我國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不要見異思遷。

我的民主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試把民主主義的專書一看。民主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有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爲是。反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哉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卽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罷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

職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個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的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與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幫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的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會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捆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

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時。或縐眉一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並無分別。所以像煞有介事。居然以主義名着。卽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並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卽反革」。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狗之話者。眞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喻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卽汪先生漠然于做人工具

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我黨。我亦必棄之。（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仍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真正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的銑電。幸而筆跡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至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

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哈哈。

第二章 初以確實證據與汪商榷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真相

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克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都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

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的許多同志。此其二也。

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開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只需兩年。此其三也。

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莫斯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

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此其五也。

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這是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

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曾拆穿的時候。那種殺身成仁。斷頭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

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明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是

(一) 根據名理的——思想不可落後

現在我來拿一笑話做引子。很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說在福州過去。(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一少年好奇。對着大衆拍

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那女郎面上頓時發紅。少年乃椰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之而去。

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目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

(二)本乎道德的——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在交通部記念週說。「我們

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祇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會。有這樣的精義。所以那一種是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都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的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的家常便飯了。古今宗教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

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預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祇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卽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卽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卽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呢。

(三) 贊賞能力的——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確實證據。先向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賞贊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吧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的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相信共產

黨的革命方法。不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他們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薙頭刀梁額角的方法。我不會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莫斯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經公開。四千

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舖也多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金錢又無人用了。照這樣的辦法。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祕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一) 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間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爲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爲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祇鈕君。侯紹裘爲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爲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凶辣。祇認共產黨又爲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甯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凶惡能力耳。）何必圖掛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濫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耶。」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使館之人晤面。余

數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卽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十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卽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

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事。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的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尙有可說。卽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矣。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

令鈕君甚怒。譁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携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即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亦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至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為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

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
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
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並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
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
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
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
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
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
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祇能如
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
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

(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由革命的大人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祇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祕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戴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

然被一鷄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嘆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寧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閘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閘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祇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所謂民衆巷戰兩晝

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的革命方法。我纔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二)他們的秘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祕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末皆署名「朱紳祕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祕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

(甲)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

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一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的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却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曾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為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個小諸葛。獨這嚇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為無窮錯誤。

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礮。居然嚇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為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礮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礮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乙) 我們力量之表現

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時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為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炮。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時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秘。我住在永安公司後面的小醫院

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瀟三羣聚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蔑視。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於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

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先拉旗。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七個軍艦一齊開砲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誑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動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嫉媚。」我等也祇好權且慙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

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這節最重要的一語。卽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候。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

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最重大成績。以淫屠威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份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厭的。便是感情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卽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丙)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

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

(1)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

列甯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一組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為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單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為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以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祇是請他們去送死。等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藉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2) 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

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

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做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乎。宜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公產想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到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候不是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3) 時機不適合

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兩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等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為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為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膽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顧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為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盟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銀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這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衛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還少。而拔民衆自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

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觀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並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來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

硬討。開腔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第三章 再以確實證據與汪精衛商榷

左派左派之內幕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

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左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於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派尙何價值之有。共今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

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只是更急於右。（或以犯了幼稚病）而不必竟勝於左。

雖然。汪先生。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最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中目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嗾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一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基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夫矣。遙想汪

先生對客揮毫。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秘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只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只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要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鬪爭勝利後。才與剷除社會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

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鬭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見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敬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幫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 民 中的鬥爭。只是

要左派出頭去幹。他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為現在左派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正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正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

(一) 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

(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祕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條於第十條上凡兩款如左。

(一)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的同盟

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七首見。只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只配做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與令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言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秘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並嚴守下列諸條件。

-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 二、不准穿西裝。
 -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蔚交通等候指示。）
 -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區秘通信第七號」最近中央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

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

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這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棄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

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爲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爲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

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

工業工人。這一種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為土地還沒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與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

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蘇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荐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老市貨的左派。

爲什麼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爲他們沒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爲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卽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

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為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為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也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為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據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相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

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為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

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閑。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右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做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

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二個革命政策。我

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

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

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努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

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

(一) 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

(二) 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

(三) 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

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爲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尙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這個尙未反共「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

立的左派不宜急於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獨立左派的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子加以打擊。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著。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絕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尚爲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從。諸公必可如螟蛉爲蝶羸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卽爲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爲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爲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卽農爲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

歸納於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並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手工業工人

知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秘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折衝之工具而已。

共產黨的羣衆——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的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

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

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秘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只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得意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只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真未死者。亦只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秘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

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

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爲國民黨左派。定當爲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擱。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其跌醒頭腦耳。）

第四章 三以忠實之言警告汪精衛

對於汪精衛的結論

本黨自北伐以來。軍事進展。一日千里。革命勢力。已由珠江流域而至黃河流域。軍閥運命。危若累卵。軍政時期。勢將告終。訓憲二期。亟須努力。正我國民黨忠實同志大團結以實現總理遺志之唯一良機也。乃共黨搗亂。陰謀篡竊。少數同志復被利用。致如中央監委所言。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黨員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言念及此。悲憤何極。

夫國民黨有自身四十年奮鬥之歷史。斷不令任何黨派。實行黨團主義。而施其偷天換日之手段。國民黨員。有個人明確堅決之信仰。豈可令任何陰謀。實行間離政策。而至於潛移默化而不覺。使公爲投機分子。朝三暮四。固不足異。乃公自稱爲總理信徒。且有多年革命之歷史。今亦受共派利用狐媚鼓惑。是不特擾天下之視聽。抑亦阻本黨之發展。公爲先總理計。爲國民黨計。爲中華民國計。其尙無覺悟乎。語有之。身在此山。不見真面。以公之明哲。其未能洞見今日本身所處之地位歟。其爲公一詳陳之。

(甲)馬克斯病理學之不能試驗於中國

先總理苦心孤詣。反覆辨正。以爲欲求中國經濟之平等。斷不能鼓吹階級仇視。而必須勞資合作。欲求中國政治之平等。斷不能鼓吹農工專政。而必須全民聯合。欲求中國國際之平等。斷不能妄稱國際主義。而必須民族主義。

爲基礎。此公之所熟聞也。乃共黨極力鼓吹階級仇視。致工商各業破壞淨盡。極力鼓吹農工專政。致流氓土痞橫行無忌。極力鼓吹世界革命。致國民革命大受打擊。縱公日誦總理遺囑。日談總理主義。日以忠貞黨徒自命。事實俱在。何可掩飾。此不能不警告公者一也。

(乙) 聯俄須以平等待我爲基礎

先總理革命四十年。第一目的無非欲求民族之自由平等。辛亥推翻滿清。仍不能脫中國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十餘年來。努力者以此。犧牲者以此。十三年改組國民黨者亦以此。蘇俄以社會主義爲國基。以扶助弱小民族相標榜。總理排除萬難毅然聯之。以其必能平等待我。此公所熟知也。乃北伐以來。共黨初則阻止出師。以增加人民痛苦。而遂其無產階級暴動之志願。繼則不發餉械。以制國民革命軍之死命。而擴充其黨團之勢力。終則把持中樞。亂命

四下。以擁護太上主席鮑羅廷。而直接受第三國際之支配。縱公安稱總理之聯共主張。曲解總理之聯俄政策。事實俱在。何可掩飾。此不能不警告公者二也。

(丙) 國民黨之無所謂左右派別

國民黨完全爲先總理所手創栽培撫育之革命團體。其目的爲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其秩序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其根據爲總理手著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無所謂左右派別。更無所謂新左新右。如能奉行總理遺教。卽爲國民黨忠實黨徒。乃其派陰謀。偏欲借助於左右名義。以排斥一部分之國民黨勢力。更以新左新右名義。以分化全部之國民黨勢力。中央監委早已揭明。乃公必欲墮其彀中。必欲被其利用。致有左派右派寤寐以求之言。自命總理信徒。而自外於國民黨之列。革

命未成。同志已分。黨國前途。何堪設想。此不能不警告公者三也。

夫北伐進展以來。迎汪之呼聲日高。海外歸來萬民歡戴。蔣總司令亦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惟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之江電。乃公必欲遯跡漢臯。高居所謂左派領袖。四月十五日之執監委會。公所主張也。乃目之爲新西山會議。蔣總司令公所引爲最忠實之同志也。乃目之爲帝國主義新走狗。定都南京。總理所指定亦公所贊同也。乃目之爲新僞都。顛倒是非。無所不用其極。公之自由言論耶。抑受共派包圍不能不爲傀儡耶。公其可以覺悟矣。

抑猶有進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經天。白璧疵瑕。何難洗滌。翻然悔悟。仍不失爲患難同志。倘仍執迷不醒。甘爲共黨傀儡。不顧黨國存亡。非特爲吾黨之罪人。抑將爲四萬萬同胞所不齒也。方今軍閥崩潰。統一可期。正吾黨建設肇始之時。公其可以覺醒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9344B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 究 必 印 翻 ▶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著 者 吳 稚 暉

編 印 者 吳 縣 劉 冠 悟

印 刷 者 華 豐 印 刷 所

特約經售處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三四一號

分 售 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滬西林肯路第一〇〇號
革新書店

共黨蹂躪兩湖記

出版預告

共產主義淵源希臘列甯一試蘇俄其目始張然犧牲之巨流血之多爲亘古所未有今鮑羅廷輩欲將我四萬萬同胞數千餘萬方里爲共產之試驗兩湖不幸首遭荼毒其手段之殘酷張獻忠李自成輩不能及其什一爰將半年來共黨蹂躪兩湖之事赤裸裸地一一寫出今將是書要目披露于後

▲共黨之專橫肆志

▲共黨之誣陷同志

▲共黨之殺害人民

▲共黨之引誘學生

▲共黨之勾結土匪

▲共黨之壓迫農工

▲共黨之騷擾行旅

▲共黨之擾亂金融

▲共黨之摧殘教育

全書約七萬餘字現已脫稿不日付印際此清黨運動之時凡我國民如欲透悉共黨禍國殃民之真相者均宜人手一編

上海

滬西林肯路
第一〇〇號

革新書店發行

